

淚眼模糊中的信念

中篇小說之二

中篇小說叢書之二

淚眼模糊中的信念

丁玲作

淚眼模糊中的信念

外丁

田未

南南圖

中華共和國世一洋小月時題

未明社印行

食城古

中篇小說叢書之二

淚眼模糊中的信念

作者 丁玲

出版者 未明社

經售者 南國書店

每冊實價
外埠酌加郵費

中華民國卅一年七月初版

走過幾排疏疏的樹林，在平原那端，靜靜的躺着西柳村。村外邊的堤上楊柳，在冬天的勁風裏，亂舞着脫落了葉子的枝條，在那下邊伸展的一溜粉牆，映在不化的殘餘的雪中，也只顯出一層病態的灰白，加重了嚴寒肅殺的感覺。獨立在村口上，亭子似的高樓，披着陳舊黢黑的衣裳，像個老人在傍晚時分，寂寞的悲憫的望着遠方。

時間的確也已經傍晚了，將要沉入暮靄裏去的村子，却沒有升起多少晚烟。

一小隊一小隊的烏鴉，飛過來，在村頂上打了一個圈，便投入山坡上的桑樹林去了。那些已經找好了宿處的林子裏的小鳥們，遭受了新來者的震撼，便悉索的顫聲的叫着了。

然而驚擾了牠們的，還有那從山上走下來的一個拖着沉重腳步的巨大人影。他每將那雙元青布的老棉鞋踏上草叢，凝在草上的薄冰，便在腳底下碎裂，沙沙的低聲的斷

着。有着美麗羽毛的野鴉，驚惶的向樹叢中跳去了。

陳新漢像一個被綁赴刑場的囚徒，用力支持着欲倒撲下來的身子，無光的眼，呆呆的望着空際，一瞬也不敢瞬的，深恐看見了什麼駭人的東西似的。他越臨近了山脚，他的脚也就更加遲鈍了。

原來村子並非完全靜止了的。却像一個病人剛剛甦醒了過來，發出一些困乏的呻吟。天色已經很晚了，那傳來一聲聲的敲打，是什麼呢？好像是鋤頭觸着凍結的地層。而且那些女人的聲音，分不清是號叫還是哭泣，正如深夜裏在空山上徘徊的餓狼，一羣羣的悲哀的嚎着。緊縮的恐怖之感，壓到身上來。

陳新漢清晰的聽到了這些聲音，不禁渾身打了一個戰抖，站在那裏呆住了。

重振起勇氣，還為一種煩燥的希望所牽引，他又朝山下的村子走去，村子已蓋在青色的霧中了，依稀還能辨出一些屋脊來。

昏暝中有兩個人影走出村子來了，他們無聲的一前一後，他們在抬着一個什麼東西，當陳新漢認出那橫在當中的也是一個人體，他似乎被誰打了一下。他脚步越躊躇，他

的心又燃燒起一股焦急。

他走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，守候着他們，留心着他們的一舉一動。

兩個人賭氣似的剗着旁邊的浮土，用力的，迅速的往坑中拋去。漸漸的填平了它。又打緊那些土，土又更堆高起來，直到像一個饅頭。又拍了最後的幾下，兩個人很熟習的，轉身朝來的路上回去。互相也不須要一句話，只彷彿在走的當兒，不知是誰露出一聲悠長的嘆息。

「告訴我！那個、那個睡在土坑裏的是，是哪個？」陳新漢一把抓住了他們，聽得出那聲音的喘息，正像一匹生病的母牛所發出的。大約就只被摔了一下。『其中一個回答是張老爹。我們在他孫子屋裏找出來的，』

著的一

一個却打破了這暫時的沉默。有一句話對井劉營裏，那不會錯出來，再無半聲。

「這幾天，你逃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陳大叔？快回去吧。你兄弟已經早回來了。」

「是二官嗎？他什麼時候回來的？他已經不聽別人的回答了。他的腳趾來了新的力

量，步子已經跨大，頭抬着，眼裏顯出一幕一幕的場景，那些場景雖說很簡單，却大大

的感動了他自己。」

這時他們已走進了村子，黑暗裏看不清有什麼大的變動，憂懼變成了希企，陳新漢

興奮的邁過那掘壕人，向着家跑似的走去了。

五天前他離開了家。是剛剛天明的時候，他聽到從村子外邊忽然響起一排槍聲。他

一躍就翻起身。這時他老婆也就站在地上了。他的十五歲的大女兒金姑駭青臉圓到房

裏來。他一看，就說：「跑吧！到姥姥家去，往後山走！」

「爹爹呀！要死，咱們也要死在一塊的呀！」

「我的羊皮坎肩呢？」

「我的羊皮坎肩呢？」

「別顧東西吧，鬼子要來了呢……」

一手拖着小腳的老婆，一手挾住了年輕的漂亮的女兒，實際她這時只倉皇的跑着，他的臉被煤灰和塵土塗得很難看。他們在人堆中很快就搶上山坡了。可是老婆又哭了起來。他們的二女兒和兒子，不知逃出來沒有。而且陳新漢還有一個五十七歲的娘。於是他擺脫了她們，讓她們跟着人羣跑，自己便又倒回村子來。別人都拉他：「不要轉去了，逃命呀！」可是他一點也不懂得懼怕，因為他只想救出他娘來。他不斷的還在湧上來的人堆中搜尋，而且叫喊。二官娘擁抱着週歲的娃兒，踉踉跄跄地奔上萊丁。一言又不至於出敵。專賣國不娘呢？你看見娘沒有？」

「以前看見的，娘比我先走，她捧着巧姑和同宮的。我們要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「到姥姥家去，快走呀！」

他仍不能跟着她跑，他還是跑了回去。村子裏亂到一團糊塗，槍彈在頭上亂飛，一片喊救聲，村子外面燒起來，濃的白色的烟一團團向村子裏滾來。家裏的確沒有人，只

一些鷄在院子中饑着叫來叫去。他幾乎就在子彈行列中，喊叫中又逃了出來。他清清楚楚聽得到馬蹄的聲音。他無暇去看，在他的後邊，就像是天在崩，地在塌，壓得有些大呼吸都來不及似的，只聽到一些短促的銳叫，和打噎似的一些就停住了的聲音。

一路上他誰也沒有找到，看見幾個同村子的人，他們交換着一些詢問，互相都不能給與滿意的回答。

有兩個坐在山頭的老嫗，喊天喊娘的哭叫，走上去一看又不是他的娘。也有跑不動的孩子，却不是他的同官。現在簡直連老婆和女兒也找不到了。他以為能碰見的二官，也好，連她的蹤影也不見。他歇下來又等了一會，絡繹還來了不少逃難的人，在這裏面仍然不會有一個他的親屬。

「來了一團人呢！……」
「莊稼人被砍了呀！……」
「這一下，咱們西柳村就這末毀了麼！……」
「我老早就說要來的呀！……」

「可不是，老少男女全都遭了殃……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雖在大家一羣裏，互相感染許多恐懼，他便又離開他們自個兒走。他到了四十里地的張家灣。這灣裏只有二三十戶人家，這裏從有歷史以來，就僻靜得很。平常就沒有什麼過往人的。同外邊很少關係，差不多過着原始人的生活。他的老婆的父母是住在這裏的。

那天的夜晚，葬着了他的老婆和金姑，以後就沒人來了。第二天他出去找了一天，只聽見一些關於村子裏的壞消息。第三天他帶了兩個口信給他的兄弟們。第四天回信來了，報告他們不久就會回城去的，然而別的還是什麼都不知道。第五天他再出去時，到下午好消息來了，游擊隊克服了西柳村，已經有人開始回去了。他便也走回去看看究竟，但他怕，他不敢想着那些親屬的結局，他却又忍不住要去。他懷着鬼胎似的，不安的回去了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「唔，那個太巧了啊！我說二媽，咱們是一家人，有什麼話不好說。金姑她爹送你

們上那兒去，也是應該的，你們何必串着騙咱呢！」

「大嫂！你別這樣瞎說吧，現在家弄到這樣子，省點事安穩點吧。」

「家弄到這樣子，又沒有壞到你頭上，你們母子不是有人送你們到沒事的地方去嗎？就可憐我，啊，我的同官，我的兒，你死得好苦呀！」於是她跪着就撒任的拋着眼淚。填滿了胸中的怨氣，一方面在向外邊流，一方面又不知從那裏攔來了，咬着牙接下去又罵：

「這一屋全是鬼，沒良心的，沒廉恥的……」她又不斷的吼着一些話去侮辱她痛哭她希望激起她的怒氣。

二媽覺得太受委屈了，嚶嚶的在被子裏哭，受了驚駭的娃娃兒，便也放聲的哇哇的哭

了。

「娘，怎麼啦！」提着一袋煤走回來的金姑，被弄得糊裏糊塗，官官聽見了女兒的聲音，却更傷心起來。她現在只有一個女兒了，

正是比金姑

更可愛，她們是多麼的活潑，溫馴，她們從來不反抗她的。她連同官的屍體也沒有看見過，只到她小墳上去過兩次，她能想像那樣子麼？他是被……是不是像一個被宰後的小羊，一些綠的，白的，紅的東西從被割開的肚子裏爆出來。她每一想到這裏，就感覺到肚子上難受，感覺得自己的腸子脫離開腹壁那末難忍的痛楚。

「娘！你別哭！二嬸！你，你這是幹嗎啦？」可是她自己却止不住也哼哼唧唧的哭起來了。

雪引着黑暗，黑暗壓着雪塊，厚重的無底的鬆鬆的雲層慢慢的降了下來，風猛力的打着窗紙，從縫隙中又捲進來，房子由昏暝轉入了黑暗。人的感情也由煩燥的憤懣，而轉入到深沉的悲哀。哭叫已經在減低，只餘一些傷疼的呻吟。二嬸把由疲倦而睡去了的娃兒，輕輕的移開，自己摸摸索索的爬了起來，她意識着她們將要誤事了。

金姑只要有人在房子裏活動，她便也推開了憂悶，火在灶孔裏畢畢剝剝的燒着，坑上陡增了一股熱氣。從鍋裏冒出的水蒸氣，縹糊了圍繞着灶邊的人影。她們又說着，交換着一些夢想了。她們開始期待着那可憐的白髮的奶奶和那天真的小姑娘。

北風，吹着無聲的雪片，在無邊的原野上，在遠近的高崗上，肆虐的橫掃過去，一點也不給人以憐惜。刺骨的寒冷與吞噬人的黑暗主宰了夜的宇宙。那些被蹂躪過的土地，缺少牆垣，缺少蓬蓋，人們都像狗似的蹲伏着。狗更夾緊了尾巴，躲在亂磚堆裏，即使看見什麼影子，也只無力的闔下他眼皮。陳新漢一家人在熱的希望下，已經度過了大半個夜晚了。只有金姑還站在地下，不時的向灶裏加火，和向鍋裏加水。她時時問着：「二叔，你說奶奶還會來麼？」

「不會回來了！這樣冷的夜晚。縱是找到了，三叔也不會讓她回來的。孩子，你睡去吧。」陳佐漢靠在坑頭，抽了半夜的煙了。

「你不睡，我也不睡。你看我娘睡得多好。」

但金姑對於他的同情，並不慷慨，她却又將村上新發生的一些事，嚶嚶淺淺的問着。她又同二叔談到奶奶，他們都希望奶奶不會來。

可是有時從狂嘯的風中似乎聽到一些哭叫，一些哀號，金姑便呆住了。驚的望着叔父，用手勢止住叔父的動作，意思就是說：「你聽！」叔父也就屏住氣，注意的用耳朵在看不見的遠處探索。連假寐在坑上的父親也坐起來了。可是，什麼又都沒有。他們就這末在微弱的油燈下，等到了天上現了魚肚白，他們才真的肯定和希望推後了一天。不久，屋子內也同外邊一樣靜寂了。

黯淡的白天來了，無底的黑暗的空間，慢慢的轉成半透明的灰白，雪片也就從天的深處，更密更快的團團的翻飛着下來。沒有鳥兒叫，沒有雞叫，也沒有狗叫，雪掩蓋了破亂，掩蓋了檻穽，凝結在地上的牡口糞不見了，凝結在院子裏的禽獸的毛骨不見了。凝結在任何土地上的人的血也，被遮住了。只剩那白牆上的黑字：「打倒蔣介石，剷除共產黨！」壓在那已經被洗刷的模糊了的「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！」而那黑字也